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四十回 崔成獻地圖報恩 魯清察地形派將

話說雲中燕子崔成說「你們哥幾個多多注意點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完他來看外面，在鬆林之中，換好了夜行衣，便撲奔四里屯的西村頭。來到了門外，側耳細聽，聽見院內人聲亂雜，連忙繞到店後，紮二臂往四外一瞧，並無人聲。長腰上了牆，低頭往裡一看，馬棚內有許多的馬匹。崔成往南一看，早看見三大後窗戶內燈光閃亮，人影飄搖。用手取下一塊灰片扔在地上，一無人聲二無犬吠，知道後院一個人沒有，這才跳下牆來。一直來到房沿，抖身形上了後窗台。掛住之後，取出銀針，刺破一孔，眇一目往裡觀看。迎門站著一個瞎子，懷裡抱住一根馬桿，手中端著一碗麵。此外另有許多的人，有老有少，也有認識的，也有不認識的。此時杜林正在後房沿坐著啦，所以他沒看見是杜林。聽見那個瞎子要拉屎，他萬也想不到人家是計。有人引他出去，自己一個不留神，被人擒住，提到大廳，誰看誰不認識。最後杜林要過來，認明是他，便將綁繩解了。這便是他這段倒筆書。老人杜錦說：「崔成，從今以後，不准你管他叫小爺爺，你這不是折殺他嗎？」杜林說：「這個叫小爺爺，不是從我嘴裡說出來的，這是從崔成嘴裡說出來的。」崔成說：「諸位我可是山東省的人，吃山東的水長起來的。我也不是長普鐸之威風，滅你們大家的銳氣，皆因這裡有我小爺爺，因為他在山東搭救過我的殘喘性命，我無恩可報。這一事，我將這正東方的陣圖交與您大家。先將走線輪弦治住，然後再進山，是萬無一失。要不然是飛蛾投火，自尋一死。」杜林說：「你先別說這陣圖之事，除去我一人之外，這內中還有你認識的人沒有啦？」崔成說：「有認識的人，可沒說過話。有東路三位老達官，我在他老人家店內做過事。」杜林說：「哪三位呢？」崔成說：「飛天怪麟徐成楨，恨地無環蔣國瑞，聖手托天李廷然。」徐國楨說：「崔成，你在我鏢店作過事，那我怎麼不記得啦？」崔成說：「您往二年前想，也是您的事情多，一時想不起。您可曾記得派我拿五百兩銀子，二兩路費，叫我往杜家河口過鏢，我是一去未歸。我走到杜家河口東村外，巧遇陰陽鬼焦英。這時他在樹林內，正持刀威嚇，向一婦人求情。那個婦人是大大的賢慧，執意不允。當時被我解去重圍，將她送至家中。後來焦英在路上暗算於我，這才多承我這位小爺爺搭救我的性命。因為我周濟那個婦人二百兩白金，那時我小爺爺杜林，叫我離開山東，周濟我三百白銀，我來到西川省，結交普鐸二年有餘。徐老達官您再細想一想，對不對有我這麼個人？」徐國楨說：「我倒忘記了。」崔成說：「那是您鏢行的事太忙，丟個千數八百的不在乎。可是除去在您這裡拿走五百，是我的錯處，別的地方，我又沒有這種行為。」徐國楨說：「這不算甚麼。真要有據有對，準是行俠周濟貧窮之人啦，那就是一千也無妨礙。」崔成說：「咱們這裡有外人沒有？」魯清說：「沒有外人。你有甚麼事嗎？」崔成說：「有，若按交友之道說，我也不能幫助您諸位對著普鐸去爭鬥。因為我來到西川省，普鐸以及各位寨主嘍兵，全對我恩重如山，不好意思反臉。」杜林說：「崔成，是我先搭救的你？還是你先跟他們結的拜呢？」崔成說：「您先搭救的我，我才離開山東省，來到西川省結交普鐸。我們幾個人，對天賭咒燒香喝血酒，比作一母同胞，生死的弟兄。我崔成如今也不能回銀花溝，助力普鐸。我要助力他人啦，我那時恐怕山東的賓朋辱罵於我。可是我若幫助您大家，我又對不起神前那股香。哪位出去兜一個灣去，萬一要是有人暗中跟了我來，那也就大有不便。」魯清說：「謝春、謝亮、石後章、杜興、杜林，雲彪你們六個人到外邊兜個彎兒，可千萬別偷閒躲懶，此事關係重大。」六個人答應，轉身往外就走。每人脫了大氅，圍在腰間，有上房的有在地上的。當時房的左右前後，裡裡外外，全調查了一遍，並無歹人。這才回到屋中，向魯清回話：「一個外人沒有。」崔成說：「杜小爺爺，外邊既然是沒有外人啦，那我可以細說他們的埋伏。從打銀花溝大廳上說，四面全有走線輪弦，利害無比。那就請魯爺多費心機，派遣能人，先住住他的總弦，那時房牆擋不住人出入，就可以隨便。我知道了才向眾位宣佈一二。還有我不知道的，那也就無法說了。不過進山口時，多加仔細留神就是。我這張地圖是正東方埋伏，上房上牆，全要留神，那上面全有片網，有滾瓦，大家多要注意。我別的不念，也得念我那生身的父母，還在山東埋著。再說我是吃山東水長大的，絕不忘本。」說話之間，伸手取出一張地圖，獻與魯清。當時眾人一齊來到屋中，借著燈光一看，崔成是顏色不改。魯清說：「崔成你方才所說的這一片話，我便知道你其肺肝然。此地圖可是實在的嗎？」崔成一聞此言，不由二日落淚，遂說：「此圖若不真，叫弟子死於亂刀之下。」杜林說：「崔成，你將他圖獻與我們大家，你是回銀花溝去啊？還是跟我們大家回山東省呢？」崔成說：「我要回銀花溝，對不起山東省；我要回山東省又對不起神前那股香。如今我是進退兩難。」說到此處，一跺腳，亮刀，要橫刀自刎。杜林忙給拉住，大家忙過來解勸於他。魯清說：「崔成，用我姓魯的這兩隻眼睛一看，你是一個忠厚老誠人，偷富濟貧，一世行俠。若落這個收緣，太可惜了。若是打爹罵娘，作惡多端之人，落甚麼樣的收緣結果，那倒沒有甚麼。」崔成說：「那麼您諸位不忍看我抱刀自刎，那麼您列位隨我來。」大家一齊出來，崔成來到外面，杜林說：「你要把刀帶好。」崔成飛身上房，一抱拳說道：「諸位呀，你我是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，我奔正北而去。」說罷這才走了。

後文書打三川，再行出世，按下不表。且說他們大家，看他已走，這才回到房中。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把八仙桌圍啦。叫杜林、雲彪到外面看一看有人沒有？再細看崔成走了沒有？二人來到外面，飛身上北房，躡房越脊來到北牆外，到無人之處。眼前有片樹林，忽聽林中有人自言自語的說話。那人是衝山東省磕了三個頭，又衝銀花溝磕了三個頭。杜林連忙跑到林外，爬伏在地，就見崔成磕完了頭，出樹林一直往北下去。杜林追他，卻沒追上。原來他有燕子七縱法，腳力實在不慢。杜林看他去遠，這才回來，見魯清一報告。魯清點了點頭，這才將陣圖鋪在桌上，大眾圍著觀看。就見這個陣圖，實在治理的堅固。委派江南趙在頭道牆，在第七塊搶簷，施展你的絕藝，揭下一塊豎的。那時頭一道圍子牆的消息全沒用了，那時牆上是任甚麼也沒有了。然後飛身下去，用刀點一點地，看看翻板還動不動啦。第二道圍子牆，必須銀面太歲朱杰。那裡有一個過道門，門洞裡頭向東站著一條狗。用雙足踩住狗腰，狗一爬下，隨著他的身，千萬別下來。往下一沉，用腳把狗尾巴踩下去，那消息跑完，猶如同走平道一般。過道門西邊有一個門坎，用手將門坎推倒。那裡有一個穿釘，將穿釘推倒，再進去便是第三道圍子牆。那牆內是六口四塊花帳，從南往北數，一共是六口四塊。每個花帳上是三朵蓮花，全是用鐵片油漆油成的，也有白的，也有紫的，也有粉的。從南頭數第九棉花帳，他那當中的花上，無論他是甚麼花，用雙手一撥，那花帳立時就關上了，往起一提，撥上一個總弦，那時往左擰八扣，那些個開的花全閉上了，一切是高枕無憂。這個必須草上飛苗慶點頭答應。過去此處，便是四道圍子牆。在他的南頭有塊扇面的磚，是個古樓錢，提住一拔，裡面是有槽兒。那裡面有兩朵蓮花，將東邊蓮花放到西邊，西邊蓮花放到東邊，這四邊圍子牆就高枕無憂啦，這裡便可派三手將電龍擔任才好。電龍說：「好，咱們大家等全聽魯清吩咐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們哥四個就管這東西的事，咱們是大廳會齊，無論誰全是一個樣，咱們是進山，見一個殺一個。」徐國楨說：「這到不必。咱們不是找普鐸嗎？刀找有仇的殺，別人可以不必啦。像那些兵卒，就是全殺了也是白費呀。他們那裡如果有幫助普鐸的主兒，全不必要他的命，可以叫他身帶重傷。咱們先在這店裡歇個三天五日，一路勞乏歇足啦，然後再入山，管保一陣成功。第一的緊要，三寇的人心人頭，帶回何家口，與我這大弟祭靈。」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來到西川聽我魯清之言，而今我心內亂成一片。又得護庇活的，還得照顧死的，我現在是替我那兄長自在雄魯彪盡其交友之道，諸位咱們這裡面可有六個人別進山。一來這六個人性情暴，第二是他們哥六個年歲過大，倘若之間，有個一差二錯，到了山東省，人家不說他們年歲過大，人家一定說我沒有韜略。再者說，咱們大家要是全進山，第一大家的馬匹無人照管，第二咱們從山寨回來，萬一要有掛傷的呢，連個落腳的地方全沒有。再說店裡的吃食，一切足用。」大家等一聽很對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全是誰不去？您也說一說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跟杜興，你們哥兩個緊隨著你們的天倫，他們老哥倆年邁，有個甚麼事，就許看不透。徐國楨、蔣國瑞、李廷然，你們老哥三個看守店的前面。左林、寶珍、丁銀龍你們老哥三個，看守後邊馬匹。」老弟兄六人連連答應。魯清說完，他出去圍著店繞了一個彎兒。回來說道：「杜林啊，你與謝春你們去把東西南北房，每間房上擱三捆乾草，前後坡全順著，中局上可要橫著。這樣一來，這個店口可以高枕無憂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我們哥六個不去，可怎麼給我那大弟報

仇呢？」魯清說：「未曾要剝仇人之時，我上您的名字，就如同您親手與我那何兄長親自報仇一個樣。」銀龍說：「好吧，那麼魯賢弟，你們大家將那仇人們的人心人頭帶回店內，那時就算是我們老哥六個報了仇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，咱們大家可要預備了。」杜林說：「列位，咱們有那用不著的東西物件，可千萬的留在店中，叫我那六位伯父看守。」大家說：「是。」便在店中一連三日。第三天晚上，眾人把夜行衣包，全行帶好。各將軍刀暗器，一齊收拾齊畢。這才跟隨魯清一齊來到店門外。裡面丁銀龍將店門緊閉，他們大家走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他們老弟兄六個人，見眾人走後，哥六個來到上房。徐國楨說：「五位拜弟，咱們這裡還有與何大弟生死之交的很有些位，可是那山東省還有許多位來到的呢。」孩兒何斌，報仇的心勝，他是不等啦。」丁銀龍說：「還有哪一家沒到？」徐國楨說：「鎮海金龜王殿元沒到，激水金蟬高佩章、踏海烏龍郝佩洪、萬丈白濤聖手擒龍上官子泉老俠也沒到。」他們在屋中談話，暫且不表。反回再說魯清他們大家一出西村頭，忽然看見有兩條黑影，一直正南。魯清說：「諸位千萬別追，咱們大家是既來之則安之。」說話之間，一齊來到鬆林之內。大家坐下，歇一會兒，便一齊動手收拾。這時天已三鼓，取出白燭捻兒，用火摺子點好，黏在樹木上。眾人通盤將夜行衣換好，將白天衣服，包在包內，打了腰圍。魯清說：「諸位千萬的各人全想好了，千萬別落下甚麼零碎物件。」眾人說：「是。」魯清說：「咱們止燈啦。」大家一聞此言，便將燈吹滅，仍放在兜囊之中，大家這才出鬆林。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可要撒開了。」等到了山口，用目細心來看，山口內並沒有甚麼。他們一進山口，再看這裡寬窄，足有一丈，十分堅固。往上一看，星斗是一條。原來山高是數丈高，長有數丈，便到寬闊之地，大家散開了。到北邊一看，有三大堆柴草，又高又大，另外還有一小堆。依著杜林說：「這三堆半柴草，是為咱們來的，莫若給他點了吧。」杜錦說：「你這可是胡說，人家是在這裡住的，全仗著這個換一年的吃喝，你一個小孩子懂得甚麼，別多說道道的。」杜林說：「燒不是燒我一個人，大家被燒。到那時候，您是我爹，我看出破綻來，我也要說。蓮花黨之賊，能夠賊起飛智，到時候要有個麻煩，那可就無法子防備啦。再說這草並不是鄉村住戶，就可以說是等著換吃喝，這是山賊用的。」魯清一聞此言，上前說道：「列位壓言。」杜林說：「我看見這堆柴草相離山口特近，咱們大家小心無過。咱們眾人散開了，若是見了西川的賊人，一定是見一個殺一個。倘若有人在暗中觀瞧，那時難免有些意外。再說他們山口很是堅固，咱們在草地是順民。平素走在山林，都有壞事可作，何況他們這些大的山呢？而今咱們來到了這地方，必須要詳細搜查他們。無論甚麼地，也得搜一下子。有個人，該得殺了，不給他們留活口。各處找出隱藏之人，那就是他們的探子。來呀，咱們大家散開，找一找吧。」眾人在旁邊這一帶，散開一找沒人，這才來到北面。那北邊有片鬆林，眾人將樹林子圍啦。魯清派謝春、謝亮、石俊章、杜林四個人進樹林子搜找。他們四個人來到林中，杜林問道：「這個樹林子裡有人沒有？」問了半天，沒人答言。他們找到當中，仔細正往前找，忽然從樹後過來一口刀，直奔他後腦海而來。杜林聽見後面刮風，他急忙往前一低頭，刀可就過去了，便大聲說：「三位哥哥，這裡可有人，而今在暗處給我一刀。」謝春說：「好，多要留神。」遂大聲說：「四面列位聽真，樹林子可有人。」石俊章說：「杜賢弟閃開了。」杜林連忙往旁一閃，那石俊章提刀上前，借著星斗的光華一看，見此人身高七尺開外，一身夜行衣，手中一口坡刀，面皮微黃，頭上有個瘤子，遂問道：「對面之人你是乾甚麼的？」此人說：「我住家孔家寨，姓孔名方，人稱多頭太歲。」

書中暗表，原來普鐸派崔成前去探羅家店，誰知他一去未歸。大家等著二三天沒回來，他便心中不穩，猶疑不定。孔方說：「二大王，崔成在山上二三年的光景，信義不錯，您此次派他上四里屯羅家店打探，是一去未歸。咱們不知道他是喪命啦，可還是歸順他人。三天日子，渺無音信，待我今夜換好夜行衣，到羅家店走一走，探聽虛實。」普鐸與二峰說聲「孔賢弟，你可要到處留神。有一失神大意，恐怕是你的性命難保。」孔方說：「列位兄長，你我西川人，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」說完他轉身往外，在院中換好夜行衣，來到寨門之外。這個時候，山東的人無論怎麼，人多也是有點聲音，那孔方下了山坡，就看見大家正在那裡搜找，他便藏在鬆林之內了。少時人家又進到林中來搜，他人一使詐語，孔方一聲沒言語，便將刀抽出。心說：待我給你們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這才從後邊給杜林一刀，杜林躲過。俊章到，兩個人一照面，孔方通報了名姓，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石俊章說：「替師報仇之人，姓石名俊章，人稱水豹子便是。」杜林說：「三哥，您替師報仇，可一招別讓，我要看看你的刀法如何？」石俊章說：「那是一定。」孔方連忙上前，捧刀就紮。俊章說：「你乃無名之輩，太爺焉把你放在心上？」說完用刀往外一磕，孔方急忙往下一撤，又往上一反手，隨機應變。俊章刀奔孔方的耳門子，孔方一見，往下一坐腰，連忙托刀紮他的右肋。俊章立刀，往外一划。二人過招，他就在八九個照面。石俊章心中所思：當著杜林，我要是跟他打的工夫大了，那山中人是多的，蓮花黨人很廣。我們是前來報仇來了，誰有工夫與他們耗功夫。這回見孔方刀往下劈，連忙施展轉步連環刀。心中暗想：我為學這手連環刀，被我師父咬了我一口。如今我來到西川報仇，我施展這一手，與您報仇。書可是慢，可是事快。戰場上誰手快，誰占上風；誰手慢，誰甘拜下風。那孔方也是要玩命，他往下一劈。俊章上步往旁一閃身，托刀往上，從下一撩，當時「撲味」一聲，孔方的二臂跟前臉，就被削下去啦。臨死了他雙手還攥著刀呢，死屍栽倒在地。杜林說：「三哥，你可給我何大叔報了仇啦。」說完再找各處，已然沒有人啦。

當下眾人一齊到各處。杜林說：「魯大叔您叫我石大哥上草堆上，往四外看一看，有甚麼動作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祿，你上去往四外看一看，有甚麼動作？」石祿連忙飛身上草堆往四外一看，黑洞洞並無有甚麼，下來說：「清兒呀，沒有甚麼。」魯清還是不放心。杜林說：「張二叔，您是左劍客的門徒，我聽說您在江南獻過絕藝，您是明睛法，今夜請您上柴草堆上去，往四外看一看。據我小孩看，這內中一定有原故。」張明說：「可以，待我上去看來。」說完飛身上草堆，四外看了看，果然看見正北有燈光閃爍。這才下來，說道：「魯爺，正北有燈光。」魯清這才派劉榮、杜林去正北打探。爺倆身形如飛，劉榮是連躍帶蹦，就把杜林扔下了。劉榮往前跑著跑著，腳下一軟。「撲」的一聲，就地爬下啦。連忙爬起來一看，這片柴草堆平地起，足有一尺多厚。這個時候杜林到，爺倆個一看這片柴草，杜林說：「這是曬柴啦，您往北邊看，那人字窩棚裡有沒有人？」劉榮說：「你去看去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別去，我一個小孩，穿著夜行衣，又是山東口音，是多有不便。您要是去，見了他要這麼說。他跟你說甚麼，回來對我說，咱們想辦法。」閃電腿劉榮往北而來，就聽見那窩棚裡人問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劉榮說：「我是巡山的。」說著話來到切近一看，原來窩棚裡有許多的柴草，上邊有油布，點著一盞燈，有兩個人，好像父子爺倆個，正在那裡頂牛兒啦。那年長的有六多歲、年小的也就有三歲。那老者慈眉善目。劉榮說：「這位老者，你這是乾甚麼啦？」老者說：「我這是曬柴草，您沒看見南邊那三堆半嗎？這是那半堆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們曬乾了，往哪邊所用呢？」老者說：「我給山上二大王預備的。二大王普鐸，他今年買我的柴草，換一年的嚼用。這位俠客爺，我怎麼不認識您啦？是這山上的列位，上自寨主，下至兵卒，我沒有一個不認識的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是剛到山上，昨天才來的，老者你貴姓呀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劉，名叫劉成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個小孩是你甚麼人？」劉成說：「這是我的老兒子。」劉榮說：「這就是你教子之過，你怎麼教給他要錢呀？」劉成說：「俠客爺，您不知道，他今年三歲，您要打算要錢，他算行啦。一天要是不摸牛牌，不能吃飯。」劉榮說：「他叫甚麼呀？」老者說：「他們哥三個，他就叫三兒。因為他淘氣，人家管他叫劉利球兒。您不知道，我要不圍著他要錢，他就跟山上兵卒去要。他要輸了，兵卒去找我要錢。我要是不給，叫二大王知道，他上我們莊內去要少婦少女。看見誰家的有，他們就搶。臨完了還把人家殺死，誰還敢惹他們呀！每年我賣給山上兩堆柴草，今年他要四堆，那兩堆是我給買的。」劉成又說：「俠客爺您貴姓啊？」劉榮說：「念其你我前五百年是一家子，要不然的話，就衝你給他買柴草。」剛要往下再說，一想不對，又止住了。劉成說：「閣下耳背呀。」劉榮說：「我沒聽見。」劉成說：「我問您姓甚麼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，名榮，你好好的把草給弄齊了，再上山去送信，叫他們將草運到山上。」劉成說：「俠客爺，您要是見了二大王，我借您的臉面，替我要那柴草錢。因為我一給墊錢，我家中的用錢就不夠了。」劉榮說：「多少錢啊？」劉成說：「我跟孔方說好，是二百五十兩。二大王給二百兩。他老人家年年買我的柴草，我能多要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就是吧。」說完轉臉往回走，將他們所說的言語，備說一遍。

杜林一聽，「這話也是行跡可疑，那您為甚麼不亮刀將他父子斬首呢！」劉榮說：「杜林，這不是誤殺好人嗎？你怎麼不把你父子斬首呢？再者說你有狠心，我可沒。咱們到西川來報仇，不是刀撿有仇殺嗎？比方說，我要刀殺普鐸啦，有人在前邊擋著，那我非跟他分上下論高低不可。」杜林說：「您這話又差矣，為人作事，不狠不毒不丈夫。您要是不斬，我也是不斬，火不是燒我一個人，燒咱們大家。」一邊說著一邊走了回來，見了魯清細說一遍。魯清說：「你怎麼不一起去呢？見了他們可以當時亮刀殺了他們。」到這時候是年長的全抱怨魯清杜林是誤殺好人。石祿說：「小棒錘，這個老頭小孩在哪裡啦？」杜林說：「在北邊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把我帶了去，我把他們父子全弄死，因為我就怕燒，我怕活埋，我怕火燒。聽咱們老爺說，怕寶拉子。」寶拉子，便是寶刀傢伙。

原來這寶刀寶劍全有光，推簧把刀亮出來，一道紫光，這是出爐之時以子母血沾鋼。劍一出匣，一道藍光。此劍出爐之時，以風沾鋼。那位說：「甚麼叫以風沾鋼呢？」學徒聽高人說過：您把鐵片燒紅了，用鐵絲纏好了一掄，那是以風沾鋼。那刀上便藍旺旺的有寒光。鑄刀有刀冊，造劍有劍譜。造劍者自古以來有七口劍：有一口秋風落葉削霜掃，是頭一口劍，二一口便是湛盧劍，三一口是巨闕劍，四口是波虹劍，五口紫電劍，六一口八寶烏龍劍，七口是魚藏劍。造刀是四刀：頭口刀是大環金絲刀，刀柄上一面有一個槽兒，槽裡有赤金環子。第二口刀是素志，第三口是含璋，第四口刀是七寶。這四刀七劍之外，再造刀劍，那就不叫寶刀啦，那刀就叫窩刀，名摺鐵刀。除了世外的高人，金銀銅鐵錫五金打出刀來，可不能切金斷玉，斬人不沾血光。削鋼鐵的傢伙，可得帶響。殺人不沾血，拿甚麼考查呢？難道說，為試驗還能斬一個人嗎？不用殺人，凡是帶生氣的活物全是一個理。要講血沾，就屬雞血。先試驗之時，手拿著雞尾，刀斬去雞頭用血去往刀劍上去灑，那血到了刀上就好像有羽毛似的，把那血全給滑下去了。這是因為石祿他怕燒、才引出這四刀七劍。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那石祿雖然是金鐘罩護住身體，可碰不了寶刀寶劍。魯清說：「石爺不用找去啦。」趙庭說：「魯二哥我們四個先走啦。」說完他與朱杰、電龍、苗慶，四個人一直西北，他們前去巧破四道圍子牆不提。這時候正在打岔之時，正西「嗆啷」一聲鑼響，眾人連忙各亮軍刃，撲奔正西。魯清說：「列位咱們大家可別散開，要是遇見前邊戰事啦，可不能派誰去，我知道敵人有甚麼手段。派你出去，倘若你要是掛了傷，或者不祥廢了命，那時你不是抱怨我的不對嗎？莫若大家自己量自己的本領，看見賊人是甚麼身份，然後上前與他對手，是各人盡各人的心。何斌呀，裡面群賊甚多，可不准出頭露面。你父死在普鐸與二峰之手，遇見他們三個人，那必須你出去，要刀砍三人。他們要是死在別人之手，那時你可是萬事皆休，英名付於東洋大海。」何斌說：「是，叔父啊，孩兒來到西川，就為普鐸，二峰我倒認識，就是普鐸我未曾見過。」魯清說：「那不要緊，他要到了戰場，你劉叔父認得。因為他下過轉牌，他自然就告訴你啦。」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我劉叔父他那路賊人全認得？怎麼在黃林莊，那個姓霍的，他怎麼不認得啦？」魯清說：「杜林呀，你別多說話。」

此時正西一片燈光，大家來到切近，原來是寨門之外，群賊列了隊啦，嘍兵成一個大圈，各舉燈球火把，亮子油鬆。魯清一看，原來是霍家父子。賽判霍坤與小金刀霍全，父子正與二賊動手。兩個賊各人一條棍，霍坤正不能取勝。魯清問道：「哪位前去？把他父子換回來。可有一節，上去就必贏賊人。一場勝，是場場勝；一場敗，是場場敗。那位上去？可要酌量情形再上去。」旁邊謝春答言：「列位叔父、伯父閃在一旁，待我過去，替師報仇。」說完大喊一聲：「小子們閃開了。」這些嘍兵一聽背後有人喊嚷，連忙往旁一閃，回頭一看，從東邊來許多位老少英雄，嚇得大眾膽戰心驚。此時謝春來到當中：說道：「霍老英雄閃開了，持我捉他替師報仇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連忙虛點一刀，跳出圈外，說聲：「謝春呀，可多要留神，此賊手法太高。」謝春說聲：「知道了。」往對面一看，此賊身高九尺，虎背熊腰，肚大。面如蟹蓋，棒錘眉，三角眼，蒜頭鼻子，翻鼻孔，大嘴岔，大耳朝懷。花布手巾纏頭，前後撮打拱首。青色靠襖，白色護領青色底衣。登山道鞋，藍襪子，花布裹腿。藍絲鸞帶紮腰，緊襯俐落。有一條絨繩，在帶子上掖著。掌中一條五股烈炎托天杖，是鋼打造。遂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快報上名來！你家大老爺刀下不死無名的小輩。」此人說：「我住在那關西，謝家嶺的人氏，姓謝名衝，外號人稱神杖鎮三山。」謝春一聽，遂說：「對面小輩，想姓謝之人，哪有你這無能之輩，你助力淫寇，真正可惱。」此人說：「你休要說大話，報名槍頭作鬼。」謝春說：「我住家山東濟南府漣水縣東門外何家口，姓謝名春，外號人稱水中蛇的便是。」謝衝一聽，雙手抱槍往上搶步，槍頭立著分心就刺。謝春說：「我念其你也姓謝，但不知你是哪一枝之人？頭一下子讓過你去，若按規矩說，應當讓過你三招。皆因我恩師死在你們西川人之手，而今我盡其師徒之情。」謝衝不理，第二招使了個順風掃月。杖頭往出一磨，謝春早地拔蔥，長腰就起來啦，往前一橫，雙手抱刀直向他頭上劈來。「撲哧」一聲，當時將謝衝的人頭砍成兩半，死屍栽倒在地。大家一看，真叫乾脆。

書中暗表，這霍家父子自從獅子山分別後，霍坤說：「劉賢弟，魯賢弟，你們列位搭救霍坤成全我一世的英名。」魯清說：「霍大哥，這個可不在我們弟兄身上，這個在猛英雄石祿身上。這要不是跟你們姑爺賽馬，你們全家就要受累。」霍坤說：「那我謝謝列位了。」說完他們告辭走了。這一天來到孔家寨，天色已晚，依著霍全連夜往下趕，說道：「爹爹，咱們離著家還有七八□里地，咱們在這裡打一打尖，登程趕路要緊。再者說，在家您也說過，他們這孔家寨淫賊特多，倘若有一個舛錯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再者說，這又不是西川的道路。」霍坤說：「一來這一路之上，我騎馬太累了。二來你娘親有點精神不爽。雖然說，相離有七八□里路，可是沿道上孤棚特多了」（就是大樹林子，孤棚是單樹）霍全說：「那就依從您吧。」霍坤說：「在孔家寨的西村頭路北有一座大店，字號是德升店，咱們可以到那店中。」霍全答應。當時他們來到西村口切近那店門口，果然有個伙計讓客人。霍坤說道：「店家，你們店中可有乾淨的屋子？」伙計說「有」。將馬接過。霍坤來到後面一看，有五間北房，是一明兩暗，東西兩掖間，前面可沒有廊子。西夾道有一間小房，那是中廁。霍坤一看東西沒有房，遂說道：「這五間北房我留下啦，您把門開開。」伙計上前將門開了。霍坤來到屋中一看，三間堂屋沒有後窗戶，就是東西掖間有後窗戶，全是東西的大炕。這就叫伙計出去告訴那個拉馬的少達官，就說「我找好了店啦。」伙計答應，連忙就出去了。霍坤忙用腳一踏那屋中之地，是五間全沒有地窖，這才出來。伙計到了外邊道：「少達官，現在老達官已然在這裡打好了店了。」霍全說：「好。」連忙說：「娘啊，我爹爹已然打好了店啦。」李氏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帶著女兒霍小霞以及兩個婆兒一齊往店裡走。小霞手還拿著兩張弓，霍全說：「東西物件不用動，一齊往裡走吧。」這個時候，那兩個丫環金屏翠屏隨在姑娘之後，他們往裡一走。從打櫃房出來三個人，斜眼直瞧她們三人。那霍坤此時迎了出來，正走在西房山一眼看見了。自知他們不是好人，自己可沒言語。他們一直來到裡院，小霞帶兩個丫環在東裡間，兩個婆兒在西裡間，霍全在外面照應那車轎人馬，一齊來到東跨院。安置已畢，他便將車上的被褥拿到後面。霍坤看他把東西拿來，遂說：「兒呀，方才你娘帶你姐姐住店中一走，從櫃房出來三個人，你可看見？」霍全說：「老人家，孩兒不但看見，內中還有一個仇人。那人上咱們霍家寨踩過道，孩兒未敢說出，怕您辱罵與我。又怕咱單身來到孔家寨，那時您一人怎能對待他們，那不是自找其禍嗎？那時孩兒跟隨此寇，來到東村頭樹林中，我二人過的招。此人姓孔名貴，外號人稱小粉團的便是。皆因此人面目奸詐，他來到了霍家寨踩道，那還有好人嗎？」霍坤說：「那兩個人你不認得？」霍全說：「孩兒不認識那二人。」書中暗表，那二人一個叫玉美人孔清，一個叫粉面如來孔豹。這三寇全是西川著名的偷花盜柳淫寇。男子長得好的就此一人。他們在店中，看見了姑娘三人，連忙退身形來到櫃房。孔貴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方才進去那些人，年青的男子，我看他面熟，一時想他不起，我好像跟他在那裡動過手。他刀法出眾，武藝超群，一時想不起來，」三寇便在櫃房說江湖話：「江字點門，盤尖，角兒屈，撒頭太伙，口輕，月春的裡外。」他們說是三個姑娘長得好，腳兒不大，身穿的是花紅柳綠，年歲又輕，大約有二□上下。孔貴又說：「昏天字，撮紅啦，阡著，在那個窠兒妥飄。」就是說：天黑了，點上燈，瞧著她們住在那個屋裡，妥飄，是睡覺。他們又說：「月攢的裡外，刺罩子，捏了燈。」便是二更左右，用銀針刺窗戶，好灑薰香，再偷花盜柳。不知他怎樣前去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